

秋行九寨

□ 刘道平(成都)

—

九寨黄龙万壑枫，
蓬菜谁见这般红！
情知彩练当空舞，
何道人闲色即空？

—

绝顶烟霞履薄冰，
层峦捧月饮秋声。
乍来纵步胸襟阔，
未必登高气不平。

—

举首暮烟低，
朦胧仙影移。
瀑声亲我耳，
枫叶着秋衣。
酒好何尝醉，
巷深难免歧。
若登高处惑，
童子作天梯。

路过广安(组诗)

□ 邓太忠(南充)

华蓥山

心情长成一片片密林
陷阱转身风景
手持短枪的人们
攀天穿地，风一样
辗转一道弯又一道岭
从风声、雨声
听到山外的呼唤
解读瞬息万变的军情
而那些沉默寡言的石头
内心溢满了秋色
每一棵小草
都从果实表情
铺天盖地
吟唱出你伟岸的神韵

当我回眸留下的脚印
你却在华表的前方
看流云，数星星

道台院子

门与门私语
窗与窗对话
过堂的风品诗读画
一朵窗花的暗香
烂醉入心

檐脊道破仕途的悠远
墙从一丝裂缝
走出地大物博的霸气
一个死去活来的背影
只在星夜起舞
难在阳光下举杯
院里的樱桃花心境万里
荷在一方浅绿
等蜻蜓点水
唱一曲今生与来世的恋歌

还是进的进，出的出
沐浴一方端砚的梦
洗白自己
成全一方水土的根脉

读邻水

与邻为善，你终于
选择了邻水
拽着气度非凡的华蓥山
阅尽苍苔烟雨
精雕细刻生活活虎的心事
台前幕后，你与阳光
走过的山水，都烙下
大江大河的气质

领略你的典雅
大街小巷都有花开的声音
所有的门与所有的窗
开成明亮的现时
我醉入你邻水的一方
情投意合的舒痒里
乡愁在我身体
一如继往地盘根错节



马力贤的非虚构叙事

□ 蒋蓝(成都)

我的朋友里，马力贤与我的交往逾30年，这是唯一的特例。这些交际横溢在小酒馆、文学、阅读、文学社、天狼诗报、摩托车、街头武打之间，也横移在故乡自贡市的茶坊与成都的火锅店之间。中间我们的道路各自不同，后来阴差阳错又同属于一个大的新闻系统。我继续写散文和传记；他一条路走到黑，横下心来写他的小说……其间一饮一啄，岂非前定。

马力贤久历江湖，生活曲折而富有传奇，他在江西、福建、湖北、四川等地生活过，还是侦察兵出身。他有常年住在医院的母亲和弟弟，这决定了他的价值观与常人明显不属于一个路数。他是早已穿越了呼天抢地的悲地，而默默行走在自己的晨昏街头，他会在这些或晦暗、或明丽的时辰，没有失去向度，也没有忘记，伸手去摘取一片墙头上飘摇的红叶仔细观察一番。我私下有一个无法进一步阐释的即兴判断：一个人的酒量，基本上与他的才情成正比——不喝酒者与严重酒精依赖者，不在此例。所以，我们可以喝完一瓶白酒后，起身四散，各自扫码骑上自行车回家而不误事。

马力贤倾情中短篇小说多年，对于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倒背如流；从痛读王朔的小说，到后来通读王小波的全部作品……这些伴随阅历而增长阅读，决定了他的小说向度，不可能是博尔赫斯式的构筑智力迷宫的写作，也不可能类似马尔克斯式的以家族情欲来展示历史的史诗。一度时期，在马力贤曾经开设于自流井芦厂坝的茶坊内外，麇集着一大批“厚黑之徒”——当然也有

少量的“薄白之士”，毕竟邪不压正，他由此获得了一般人无从获得的洞悉社会底层的机，而由此酝酿出的机变，在他的小说细节里，得到了活灵活现的呈露。

他写作速度太慢，慢到“比缓慢更缓慢”。前几年我担任《青年作家》主笔、主编以及《四川文学》栏目主持人期间，选发过他的几篇作品。很明显，如果将这些作品放在小说栏目，读者就会给我提意见，他们心里的小说，往往是奇妙的、飞翔的，就是把虚构放在第一位的。但我以为，马力贤的小说里，非虚构叙事的成分极重，但又明显异于来自西方的非虚构特征。

针对“非虚构小说”，美国学者杰克·哈特给出的答案是：源于真实。非虚构写作的要素，其一是“真实发生过的”；其二它发生在你我周围；其三，它触目惊心。索尔仁尼琴将非虚构写作的《古拉格群岛》，定义为“文艺性调查初探”。他在卷首提出：“此书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名实姓。如果用的是姓名缩写，系出于私人性质的考虑。如果什么名称也没有，那只是因为人的记忆力没有把姓名保存下来——而所写的事实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标准，与杰克·哈特的定义有些接近。

而我们注意一下美国在50年前之所以大兴非虚构写作，其现实境况似曾相识。1961年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思在论文《写美国小说》里提出“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的理论，他认为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现实变得比任何小说家所虚构的

情节还要离奇，因此“作家要做的，只是对美国的大部分现实先理解，再描绘，然后使它变得真实可信”。这基于他一方面感到现实的神秘性，一方面也对现实失去信心，结果一部分作家就脱离现实，去追求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经验和感受，于是产主了以黑色幽默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传奇小说。事实一旦与虚构混淆不清，现实也就成为超现实，作家一方面认识到现实的无意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身的经历也可能是另一种梦。我以为，当中国发展到21世纪初，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汉语写作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它被评论者誉为“非虚构写作”。由于远离历史、现实进而歪曲历史，远离真实进而伪造真实的写作，长期以来成为汉语虚构文学的意识形态，马力贤的非虚构叙事语境，他甚至有模糊了散文、纪实与小说之间的鸿沟，出现了某种跨文体意味。他笔下没有惊心动魄的人与事，他展示出的那些平平淡淡的、琐碎破碎的、缺乏时代主流人物的凡人生活，既是他的真实生活写照，也未尝不是广大平凡者的有盐有味的生活。

马力贤叙事的可贵之处，第一在于其细节的处置。细节遍布其小说的天头地脚，使作者的描述和读者的心灵能够抵达寻常散文和小说想象力所不能及的所在。这些蕴含动机的细节，叙述一种生活的残酷与峰回路转。第二，马力贤叙事的特质在于他的平静，均衡着故事的发展，甚至到了冷峻程度。他总是以一种貌似底层人的身份，既可以与这个世界推杯换盏，也可以贴身肉

搏。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塞林格的熏陶，以及王小波式的灰色幽默，微妙的叙述渗透着无比强大的气场。无论是他写儿子的生病，还是去办理女儿的户口登记，乃至于去看望置身于北京地下室长达几年的弟弟，他一直是冷峻的。这既体现了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经历与气质，更藏有他对冷漠世道的犀利批判。

在《冬阳如针》里，马力贤这样描述了父亲的葬礼：

“父亲出行之日，空中一直有只雄鹰在灵车上空久久盘旋，我也久久地注视着它。此时天空晴朗，高高的天上，鹰成了一道风景。而为父亲送行的车队，是另一种风景。仰望望天，无边无际。远方一丝炊烟也从山那边升起，许多的声音断断续。鹰在我视野里久久盘旋后，慢慢向远方飞去，时隐时现。我的心一阵阵发滴，似乎和它一起远离而去。此时，我感到一滴一滴的泪珠，正在滑出眼眶。”

记得那一天我与他站在同一汽车上，蜀地丘陵上空不容易见到老鹰，那天，一只老鹰展开刀片的翅膀切割云朵，也切割着我们的神经……

我认为，马力贤非虚构叙事的疆域，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由自己的生活空间、家族空间延宕到更为广阔的区域。比如我就与他谈过，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写侦察兵生涯的一行字，也没有见过他书写鲁院、上海戏剧学院的任何文章。一个人的踪迹，从来都是我们朝向未来的路标，当然也是我们之所以写作的全部骨气。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小漕河，我那最美的乡恋

□ 董和洪(泸州)

在泸州市合江县“绿肺”版图上，有一条蜿蜒不息、清丽婉约的驰名河流，“她”有个特别朴实的名字——小漕河。“她”是我老家南滩镇那一方乡亲们的母亲河，却胜似我的亲情河，更是我的爱情河。我和“她”自相识起就绵延了一段难解的情缘。

1997年，我相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她，也不期而遇，第一次走近小漕河，我便一见如故，一眼钟情，一发而不可收。爱人教书的学校依傍于小漕河畔顺江场，那儿山环水绕、竹修林茂、水波荡漾，一湾清澈见底的小河轻轻掠过书香校园，可谓绝佳的读书育人圣地。

我俩在小漕河畔热恋的那一年，是我生命中最缱绻的韶华时光。晨曦初起，我俩迎着粼粼波光到河边取水、洗漱，涓涓溪水，圈圈涟漪，响起了我俩最浪漫的爱情序曲；黄昏时分，渔舟唱晚，当地渔民撒网起鱼，那款是好看的黄辣丁时常成为我俩最美的晚餐，至今忆起仍是回味无穷、唇齿留香；夜色深深，溪水潺潺，哗哗流淌，伴我俩春梦无痕，夜夜睡得好香，梦境浸染在那温柔水乡。

都说，山里娃爱大山，更爱那一河清流。携着智者乐水的浓郁情怀，我俩多少次顺流而上，追根溯源，一探究竟，一步步走近“她”，触摸“她”，拥抱“她”。

“她”发源于自怀原始密林深处，时而汹涌澎湃、磅礴而出，时而沉静旖旎、温柔可人。阳春三月，山泉叮咚，夹岸桃李绚烂，一江春水缓缓东流；盛夏酷暑，山洪暴涨，“她”一泻直下，势如破竹，以咆哮之势冲破一切阻挡，荡涤千沟万壑；金秋时节，喧闹奔腾之后归于静逸，溪水澄澈如镜，水波不兴，温婉妩媚；步入寒冬，霜雪初霁，水雾迷濛，“她”以特有的风姿沉沉酣睡，尽显风韵，静候暖春翩然而至。

年年岁岁，春去冬来，小漕河总以四季的大美写出独有的神韵，美不胜收，各具芳华。别离了多少年，哪怕岁月消磨，任凭人事更迭，小漕河的靓丽倩影永远珍存在心底最深处，难以拂去。我这山里娃爱恋得这般沉醉，那真是我美丽的乡恋。

时代在前进，山乡在发展。一晃离开“她”20年，20载日新月异、山川巨变。大开发、大发展的序幕在小漕河流域一波接一波，老百姓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奋力改变着穷乡僻壤，踩响着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铿锵蹄音。

都说大开发、大建设是一把双刃剑，多年来日盛一日的工农业建设，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彻底改观的同时，也悄然地给小漕河

流域造成了较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影响。曾几何时，沿河两岸违章修建肆无忌惮地上演，一幢幢民房小楼杂乱无序地矗立在红线内，阻滞了泄洪通道；曾几何时，违法开山采沙取石，河滩河底被挖得面目全非、千疮百孔，严重影响了河床安全；曾几何时，工矿企业废渣乱倒乱堆，废液废水没日没夜地汩汩涌入，河水经常乌黑一片，下游居民饮用水安全不保；曾几何时，河面违规养殖情势繁盛，毒鱼电鱼炸鱼等违法捕捞屡禁不绝，暗夜里的罪恶悄悄进行着……一幕幕、一桩桩，都给母亲河造成了难以恢复的生态创伤。

万物归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能长久地得到她的馈赠和恩惠；否则，打破自然环境平衡，无以复加地过度索取，一定会得到无情的报复。君可见：一到夏天，随着洪水从上游冲来一堆堆废渣杂物、生活垃圾，拥塞了狭窄的河段，一片白花花塑料垃圾裹挟着黑压压的枯枝败叶，泥沙翻滚，泡沫升腾，那是怎样一个不忍目睹的场面。每到洪水雨季，山体滑坡、泥石流不断，沿途场镇经常水漫“金山”，居民苦不堪言，小漕河流域频频发生地质灾害，水患横行，两岸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害有加。

自食苦果，警钟长鸣。如此乱象，如此恶果，不是各级党委政府不作为、不想为，也不是各级党委干部熟视无睹、视而不见，而是大上快上的工业化、城镇化如疾驰的动车，人们想刹都刹不住，想停却根本停不下来。日益增长的GDP冲昏了干部群众的头脑，被眼前牺牲环境得来的发展成果蒙蔽了双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下定决心，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眼前的短视发展，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子孙后代留得绿水青山蓝天。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言犹在耳，振聋发聩，绿色、生态、可持续，这才是真正的发展之道。

2016年，“河长制”如一夜春风，吹得千树万树梨花开。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实施“河长制”掀起了铁腕治水的热潮。为官一方，河长一任，各级党政领导主动担当主体责任，分级担任总河长、分段河长。自从有了河长，治理河流痼疾就有了主心骨，不再是纸上谈兵、空话一句。小漕河迎来了她华丽转身、风采归真的春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治理水土泽被后人。市县乡镇一把手急生态之所急，盼环境之所盼，想群众之所想，干职责之所干，摸底情，理欠账；抓源头，排干扰；出重拳，下狠招；干群

共治，立体施策。保护水资源、岸线管控、水污染防治、治违打非、治理水生态……山河田林路全面修复，土沟溪堤桥系统整治，一路高歌猛进。

合江县南滩镇桥板村老支书郑哲良，这个祖辈以渔为业的老党员、老干部，对小漕河有着深入骨髓的情缘。几十年来，他靠着祖传的捕鱼技术，养活全家人，修起了小砖楼，助力儿女成家立业。这河是他一生的丰厚恩泽和全部的精神寄托。

河长治河，以上率下。身为老支书，他身先士卒；作为老渔民，他责无旁贷。郑支书二话没说，主动请缨挑起了桥板村民间河长的重担。镇土组织清除河道违章搭建，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头；他定期组织村干部清理河道垃圾，毫无怨言；县上清理违法网箱养殖，他三番五次劝说业主，耐心细致做工作；休渔禁渔期打击非法捕捞，他熬更守夜，不辞辛劳。在近年环河公路硬化及两河兴农桥、下沙滩行人桥修建等过程中，郑支书不顾年事已高，拖着小病不愈的身体，昼夜奔波在占地赔偿、纠纷调解、组织施工、质量监督等一线。他事事过问，件件躬亲，一抓到底。当公路打通、便民桥修通的那一刻，这位年近七旬的老支书热泪纵横。

乡村振兴进行时，河长治理结硕果。历经近三年的持续治理，小漕河逐渐恢复了她往日的俏样：山青水绿依依，水波潋滟，植被葱葱，竹树参天。河水水质清纯，甘冽可口，水中鱼虾成群，濒临灭绝的岩鲤鱼、鱖鱼等国家保护鱼类又重现身影……这不，我的三舅哥划着小船，哼着山歌又去忙活了。这河鲜肥美的时节，他心情倍儿爽，自从实施河长制后他的收成更是年年看好呢！

村民都说，自从有了河长，人们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你看，风景如画的小漕河畔，簇新的小别墅错落有致，一栋比一栋漂亮；河岸“社社通”公路宽阔平直，直达家家小院；过河桥畅通无阻，出行十分方便；人们放心取水用水，生产生活红红火火，安居乐业，一派祥和氛围。

迈步新时代，“三农”新天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农村有奔头，干农业有劲头，当农民有盼头。小漕河——乡亲们的秀美山川、桃源福地，我愿以最醇的乡音、最浓的乡情，去抒写我那最美的乡恋！愿小漕河的老乡亲们未来小康生活甜蜜无边、幸福无限！

(作者单位：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作品获二等奖。)

嫁给你
因为你叫国庆

□ 杨力(成都)

说起来，父母的姻缘真应了那四个字——机缘巧合。

那一年，母亲从省公安校毕业，分到地方上负责铁路建设的安保。那时正在如火如荼搞建设，很多地方还没通铁路，所以母亲每天都争着到火热的现场去工作，而母亲又是一个干练漂亮的女子，每次便有很多男士主动相随，明里暗里追求母亲。

有一年“十一”，母亲坐火车探亲，在候车室休息时，母亲看见四个贼娃子对熟睡的乘客动手动脚，便以一挡四上前干涉，正有些被动，旁边座椅上喇地冲出一男子，几招就把四个贼娃子制服了。母亲一看，那男子身材挺拔，五官俊朗，浑身透着满满的正能量，心头不禁一阵乱跳。刚道出一个“谢”字，男子反而目光灼灼地赞美母亲巾帼不让须眉，但他们来不及详细介绍自己，上火车的铃声就开始催促，只得匆匆告别。

母亲回到单位，很快就淡忘了儿女私情，开始像打了鸡血似地投入工作。但她的身后，仍然有无数双爱慕的眼光伴随。有一个年轻人，性格比较内向，他喜欢母亲，喜欢到周围的人都能看出来，他每天拼命工作，总是希望用旺盛的精力来吸引母亲注意。母亲也注意到了，却没有砰然心动。

还有一位年轻人，家庭有些背景，他给母亲写信，字里行间透露出非凡的文采，特别是他对美好生活的展望，让母亲的心有了一丝涟漪。但他也免不了有些炫耀，仿佛是他的选择让母亲占了便宜。于是母亲给心高气傲的他回信，希望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姑娘。

在那个年代，虽然很多人有钟情的对象，但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追到手也不容易，更多时候还需要通过朋友同事介绍。于是某一天，介绍人找到母亲，推荐了多位年轻人，在听完所有人的情况介绍后，母亲答应试着和其中一位见上一面。

那天黄昏，英姿飒爽的母亲和英气勃勃的年轻人相约在新铺设的铁轨边相见，两人刚一碰面，都不禁怔住了，原来他们早在火车站候车室就有那擦出火花的一面之缘。那个黄昏，心旌摇曳的母亲在后成为我父亲的年轻人款款呵护下，沿着铁轨一直往前溜达。这条洒满辛勤汗水铁轨，成为了他们爱情的见证。

多年后，父母在他们的暮暮之年，回忆起年轻时那动人心弦的一刻，母亲说，其实当初从众多的追求者和被介绍者中选择了父亲，就是因为听到他名字中有特别的两个字“国庆”，“国庆”出生在新中国生日那天，又在朝鲜战场英勇杀敌立有战功，这足以让母亲心头踏实；而火车站候车室那一幕，更是为日后的重逢奠定了爱的基础。